

百姓记事

有合欢 不忧伤

◆梁凌

小时候，并不知道它叫合欢，村里人只唤它作“绒树”。在乡下，除了桐花和槐花，会开花的树少，偶有一棵，便格外珍贵。

这棵珍贵的绒树，就长在芒奶奶家门口。芒奶奶是个孤老太太，穿黑大襟子，发如雪，扎个小髻。一拈长的小脚，走起路来一截一截的，挺利落。没事时，她常坐在门前的绒树下做猫鞋。她无儿无女，谁家添了丁，她就拿一双猫鞋送过去，欢喜得像自己得了孙子。

有时候，家里偶尔做点好吃的，母亲总先盛上一大碗，吩咐我：去，给你芒奶奶送去！我端着大青花碗，穿街走巷，来到她家的绒花树下。

在我有限的见识中，这是最美丽的一棵树。夏日里，开一树粉嫩的花，绒绒的，风一吹，蒲公英似地乱飞，转眼间，地上、瓦缝里、屋檐下，都铺上一层薄薄的浅粉。

喜欢它，还有另一种原因，它的香气，那是种很柔软的香，甜，绵长，细滑。听大人们说，这棵绒花树，是芒奶奶嫁过来那年，从四川带来的，栽那年，高不过膝。

芒奶奶嫁过来时，才18岁，穿着细细的粉袄裤，梳大辫子，绒花似地细嫩。她是被芒爷爷“骗”来的。芒爷爷挑着担子，到四川贩药材，便认识了。她问芒爷爷：你那儿，日子好吗？芒爷爷说：好得很，树上都能结出油条。芒奶奶欢喜道：我跟你走！

芒奶奶来时，带了棵绒花树苗，说这一去，再难回了。她走到芒爷爷家，只看到一排泥巴墙，问结油条的树呢？芒爷爷随手一指挂满皂角荚的树，看，那上面挂的，不像油条？芒奶奶大哭。

但异地他乡，哭给谁听？日子一天天过，即便一团麻，也能理得顺溜。芒奶奶也像绒花树一样扎了根。芒爷爷仍旧挑起药材担子。

一年秋天，芒爷爷最后一次挑起担子，竟一去不回，有知情人跑回来说，他被抓去打仗了。芒奶奶站在绒花树下等呀盼呀盼，绒花树胳膊粗了，还不见男人的影。

日子清苦，却又不肯嫁人：“我要嫁了，他回来咋办？”

麦子黄了，玉黍收了，乡亲们总趁着黑天，三碗五碗地往她门口送粮。大清早，她吱呀一声拉开门，常看到三四碗粮。

一次，她开箱给我取核桃吃，我发现箱子里有张男人的画像：“这谁？”她说，是你芒爷爷爷。我不信，骗人，哪有恁年轻的爷爷！她轻叹一声，“啪嗒”合了箱，拿袖子揉揉眼。

物换星移，早忘却了许多旧事。那天，在喧嚷的街头，忽闻甜香，似曾相识，如隔着纱笼的毛月光。心里“吱呀”一声，一路寻去——一棵绒花树，粉粉的花儿，千朵万朵地开。问母亲，村西的那棵绒花树还在吗？母亲说，你芒奶奶走的前三年就没了，她让人砍倒做了棺木，随她去了。

后来查植物图册，才知道绒花树正式的名字，其实叫“合欢”。《本草经》上说：“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李渔说：“萱草解忧，合欢解怨，皆益人情性之物，无地不宜种之……凡见此花者，无不解恨成欢，被涕为笑，是萱草可以不为，而合欢则不可不栽。”

合欢，听名字就是喜气的树，它的羽状叶昼开夜合，让人联想到金风玉露，花好月圆。据说古代夫妻争吵后，有共饮合欢茶，并将合欢花置于枕下的风俗，意即“我们讲和吧”。所以，纵使人间有苦痛，有合欢，不忧伤。

文化漫笔

我与痲弦面对面

◆奕跃生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眼前。一转眼，20多年过去了。痲弦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那是1992年秋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台湾著名诗人痲弦在阔别家乡40多年后，第一次回故里南阳探亲，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面对面的交流。记得当时和我一起参加与痲弦先生聚会聊天的南阳友友有周熠、孙幼才、廖华歌、张克峰、熊鹰、马萧萧等。

在我的记忆里，身材适中的痲弦先生面庞红润，谈话时总带着春风荡漾的笑容，已是年逾花甲的人了，但精神矍铄，让人看上去只像四五十岁的年龄。他的谈话风趣幽默，热情亲切。他的长衫的确与孙中山有几分神似。我猜想，这很有可能是话剧《国父传》挑选演员时，让他饰演孙中山的缘故吧。

众所周知，痲弦是台湾现代派诗歌大家之一，本名王庆麟，出生于1932年河南省南阳市，17岁时去台湾，后就读于台湾政工干部学校剧系。青年时期的痲弦就热衷于文学和艺术，当过8年的电台播音员，曾在话剧《国父传》中饰演过孙中山。由此，他于1958年，获得台湾艺术界最高奖之一的话剧“金鼎奖”最佳男主角。他早在1951年就发表了第一首诗，从此步入文坛。由于他的文学与艺术成就，继而被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之一。1966年，痲弦赴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两年，1977年以后主编台湾《联合报》的副刊，时任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联合报》副刊部主任，后

担任副总编。他退休后，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定居。

痲弦又是台湾创世纪诗社的发起人之一。他一直同时主编着诗刊《创世纪》。1959年，他出版了处女作诗集《痲弦诗抄》，之前他已经在台湾诗歌界崭露头角，其诗歌作品五次获奖。《深渊》是痲弦的代表作。痲弦先生的早期作品受何其芳的影响较深，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从轻柔抒情渐趋深沉厚实，挥洒自由，为许多人学习模仿。许多人对痲弦先生诗歌印象最深的是那首《红玉米》。

痲弦向我介绍了随他一起回故里的夫人张女士以及随行的女儿。痲弦的夫人张女士是湖南人，身材苗条，容颜秀丽。他们的大女儿青春活泼，那一年23岁，在法国巴黎念书。他们还有一个小女儿，当时13岁。大女儿取乳名“豆”，小女儿取乳名“米”。是因为，在他的老家盛产豆和米，可见痲弦先生思念家乡的情意深重。

那一年，痲弦先生回到故乡后，就说着一口纯熟的南阳方言，给人以亲切感。他愉快地回忆说：“回到农村老家，人们见我打招呼——上屋坐吧。我答——不坐了，还得回家喝汤哩。回家就端一碗红薯苞谷糝儿，吃碗到末子堆上拍话。”中午，招待他的是家乡饭——芝麻叶绿豆面条。他吃完一碗后，又自己盛了第二碗。由此可见，痲弦先生是一位非常注重乡情的人。

痲弦先生也很喜欢曲艺。而他的故乡南阳是全国著名的“曲艺之乡”。他讲起小时候的事情津

津有味。他小时候走在上学的路上都一直哼着曲词。那一年，在台湾迪斯科已经流行过去了，青年人开始喜欢本土文化。他带回台湾的河南戏剧磁带，在那里很流行，很吃香，人们争相传听。对于家乡的曲词，他仍记忆犹新。稍息片刻，便流畅地背诵出一段来：“天做棋盘，星为子；你做琵琶，路为弦。天做棋盘，星为子；你能摆，俺就敢下！地做琵琶，路为弦；你要定弦，俺就敢弹！”看来，南阳的曲艺对痲弦先生的诗歌创作影响极大。

在谈到诗人时，痲弦先生兴致勃勃地谈到了周梦蝶。他滔滔不绝地说道：“周梦蝶是咱南阳老乡，是浙川人。他在中国诗坛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周梦蝶在台湾的生活很艰辛，在街边摆摊儿卖书维持生计。可是，他的诗歌非常棒，有很大的成就。”

在我的印象中，痲弦先生思维非常敏捷。我认为，他可以以“机智歌王”台湾歌星张帝媲美，应该叫“机智诗人”。他具有出口成章的才华。在见到《南阳日报》副刊部主任周熠时，痲弦先生在纸上写道：“你是副刊部主任，我也是副刊部主任，咱俩相看两不厌。”这是他对周熠的留言。

接下来，痲弦先生对在座的每个人都写下了赠言。他为南阳作家协会秘书长孙幼才的题词是：“你是手摇大蒲扇的人，为南阳文坛煽风点火。”在给我的赠言时，他几乎是沉思良久地写道：“你们家很苦，很冤，你要做当代文学的关汉卿。”



丰收的果实(国画) 袁汝波

人生况味

在热闹的地方宅着

◆寇研

年初搬了一次家，朋友们每次见我都摇头，我大约是他们认识的最不懂“性价比”的奇葩了。我闲置了郊区散亮的房，搬进城里一个学位房扎堆的地段，一间租金不菲的酒店式公寓。我宣称自己看上的公寓周遭的环境，工作之余附近几所大学可供散步，朋友们住得都不远，约个酒约个饭招之即来，距市中心和我经常爱去的咖啡馆，高德地图显示顶多也就半小时路程，而晚上想要嗨皮的话，两公里外城墙根底下有一溜的酒吧和餐馆可供选择。

公寓里的日常生活我也规划得特别到位。平时我在房间工作，朋友来了，楼下公共区域的咖啡卡座提供免费茶水，饭点了就去负一层的食堂吃饭，食堂经理也会按时在群里吆喝，告诉大家伙今天都有什么好吃的。每周四次在健身房跑步，每个周五晚上楼里组织活动，有时看电影，有时手工，有时各种趴，可以趁此结交新朋友……此种背景下，貌似我随时都能结束自己一动不动就宅得发霉的单身生活。

然而，当我搬进公寓，就像一滴热油掉进了水里，嘛一声就不见了，与朋友见面的次数，并不比从前隔着一个小时车程的时候多，说好的一起嗨，常常只是在群里吼两嗓子就没下文了。我没好意思告诉朋友们，我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沙发和巨大的落地窗前度过。我看书刷手机追剧，在窗前喝酒听我的古董收音机，看傍晚将黑天空的云，看夜里城市的霓虹，看下雨时空中迷离的水雾。我的行踪更加神出鬼没，白天几乎足不出户，只偶尔在晚上八点后拎着驱蚊水到附近学校遛个弯。于是整个夏天，我一直冬眠着。

你那有什么好呢？一位朋友颇为不解我的选择。他新近租了一个三居室，准备作为工作室，写字画画喝茶或者葛优躺。他离我仅三个街区，打出出租车只需一个起步价，在一个特别安静的小区，树木葱郁，环境清幽，连电梯间遇见的狗都特别懂事，不吠不叫，见惯世面的样子。而我用了与他的工作室同等价位的租金，只租得了一间十来平的房，借用一下洗手间都不敢放肆，唯恐门外听得分明。

我有什么呢？我想了想，有热闹啊。楼下白天有幼儿园的欢快有商场促销活动的广播，晚上有广场舞的热辣，我时常在屠洪刚、凤凰传奇和《大王派我来巡山》中切换，早高峰时段还得忍受有些气急败坏的司机长达五分钟钟堵着喇叭……我好做了件顶傻的事，租个死贵的吵死人的房间，然后一天到晚宅着。但这对我很重要，当我想到热热闹手可及，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宅着了。

新书架

丰子恺的诗意人生

◆王宁

丰子恺是我国现代著名漫画家，散文家，教育家。他的漫画，其中一大类以儿童为题材，童心童趣，令观者惊讶于童真世界的美好；另一大类则以古典诗词为题材，托古寓今，寄托了他淡泊高远、不与争胜的情怀。

丰子恺虽以散文和漫画著称于世，气质却是一位诗人。可以说，他的一生是诗化的一生。正是因为用诗人的眼光观察世界，丰子恺的文和画都流露出雅淡恬静的气质。特别是他的绘画，是用线条色彩表达的，对他来说，如果没有诗意，就没有情志，也就没有美好

境界的追求。丰子恺的诗意从何而来？《丰子恺漫画古诗词》或可揭开谜底。我们不知道丰子恺究竟画过多少首古诗词，但可以猜想这些古诗词他都早已烂熟于心、融入了他的精神和血脉，所以才可以这样信手拈来、妙用于今，使人读了对古诗、对当下的生活能有一番新的领悟和发现。

该书以古诗的年代为序，辑录精选150多幅丰先生的古典诗词漫画，并对他画过的这些古诗词进行了简要评注，使读者在欣赏丰子恺画作的同时，能够了解其背后完整的古典诗词样貌。

到菜汤上浮着的层层油水，至于那些蔬菜，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量词修饰来得合适一些——一朵？一片？一颗？似乎都可以，但又似乎都不好。

我用筷子将蔬菜自汤中夹出，意外地发现在叶片的根部有一层白色的胶膜，酷似珍珠，放入口中咀嚼再三，初时舌尖上微微有辣意，待到三五筷蔬菜吃落肚去，发现其味甚佳，余味更是无穷。于是，短短几分钟，我便经历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过程：吃第一口，觉得前人言过其实；吃第二口，觉得味道不过尔尔；吃第三口，觉得有点意思了；到第四第五筷落下去，舌尖上只剩爽滑之感、鲜美之味，方觉“古人诚不我欺”。此时再去看看那些蔬菜，它们像一朵朵花开在碗中央，像一枚枚茶叶半舒卷，充满了人间天堂的闲适。这样一味汤，若是用来下饭、开胃，无疑是绝佳的。

此汤之所以叫“西湖蔬菜汤”，有人说是因为用来放汤的蔬菜种于西湖边上，也有人说是因为菜汤烧好出锅后，状似西湖水的模样。因这一番解释，稀稀的汤，忽然变得多情起来。如果在熬制的时候放一点淀粉和蛋清，西湖蔬菜汤瞬间换装，成了西湖蔬菜羹。味道则是一样的鲜美。这味道源于西晋，一路穿越南北朝和唐末元明清，却始终不失故乡的味道。

如今又是秋季，“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虽然在江南，但又何妨假装在洛阳，见到秋风起了，想起故乡的鱼肥了、汤美了，便可以启程了。



秋韵(国画) 房巍

《世说新语·识鉴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菹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大意是说，某一年秋风起了，我们这位在东部洛阳干秘书机要工作的季鹰先生张大爷想起家乡的菹菜羹和鲈鱼脍，不由得流了许多口水，到最后索性连官也懒得做了，挂印而归，给后人留下一个潇洒绝伦的背影，更为后人留下了“莼鲈之思”的传说。

从西晋到东晋再到唐宋元明清诸代，人们每每翻到这一段历史，都会不约而同地停下游走的思绪，向这位洒脱的张季鹰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而关于他的这段掌故也被当作佳话在后人的笔下和口中反反复复地被提起，其中尤以唐人的崇拜最为疯狂。无论是贺知章的《答朝士》、崔颢的《维扬送友还苏州》，还是白居易的《偶吟》、刘长卿的《早春赠别居士还江左》，抑或是欧阳修、苏轼、辛弃疾、朱敦儒的多阙词作，纷纷化用典故，一方表达对张翰的仰慕之情，二者也借他的故事抒发自己心中的归隐志向和思乡情怀。到了清代，惯会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行至杭州时，有一件事是必做的，就是以菹菜羹进餐。由此足见张翰此人此举对于后世的深重影响。

若是细细品鉴这1700年来文人墨客与“莼鲈之思”的唱酬之作，写得最好的还属李白：“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忆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寥寥数语，把“什么是旷达”

知味

西湖菹菜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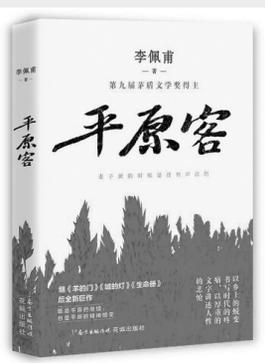
◆潘玉毅

的命题解析得十分明白。是啊，那些标榜自己如何不在乎功名利禄的人未必就是真正的旷达之士，反之，像张翰这种未发一言，“已办扁舟松江去，与鲈鱼、莼菜论交旧”的人方不愧“达生”之名。

我素来是个粗人，亦从不讳言自己的粗鄙。上班之余，闲时读书吃茶种地，对饮食并无过多的要求，但因着季鹰先生的这段典故，数日之前和妻子去杭州游玩时，我在一家叫“新白鹿”的餐厅特意点了一个“西湖蔬菜汤”——当然，点这个汤，与其说是为了品尝，倒不如说是为了向那位卓尔不群的季鹰先生致敬。

话虽如此说，但当这个菜被端上餐桌，与石锅牛蛙、蛋黄鸡翅等菜肴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里仍不免感到有些失望，因为它实在是太不起眼了，甚至可以称得上掉渣，与古人诗句里的形容堪称天差地别。所谓的汤，就是一堆蔬菜与些许鸡丝、菌菇拼凑而成，借着幽微的灯光，我甚至能清晰地看

连载



再后，广东那边，有一家画院校庆，曾提出要画家的二十幅画来换这盆梅花，刘全有还是摇摇头，不换。可是，在花匠刘全有的内心深处，有很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舍不得这株古桩梅花。另一方面，他心里又有些害怕。那藏在心里的“怕”是说不出来

梅陵虽然盛产蜡梅，却没有现成的野生质源，这里所有的梅花都是从外地采种后嫁接的，只有嫁接后的蜡梅，才有可能生长出极品梅花。当地人都知道，凡是没有经过嫁接长出来的本地梅，只能叫“狗芽梅”，或者叫臭梅。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本地女人生的孩子一样，一般都是土土土，脸相扁扁。而那些从西南大山里买回来的女人所生的孩子，看上去又白又聪明，一双大眼睛灵灵的。这也许就是杂交优势吧（这是芽口一个小学教师，在村口漏闲话时，指着刘金鼎做比喻时说的）。

种子采回来后，先要晒干，晾灰。尔后，播种前还要“沙藏”三日。“沙藏”是为了催芽儿，让种壳在沙土里慢慢变软，发芽后才能移栽进田里。尔后，头一年是育苗，第二年是“定植”，这一等就是三年，到了三年头上才可以嫁接。这三年刘全有就像侍候孩子一样，每天都要到地里去查看苗情。连上鸡粪都要先支上大锅，烧火炒一炒，怕生了鼠虫。

嫁接更是一大关口。苗要千挑万选，优中选优。最早嫁接还是用的传统方法，叫“接抱捻儿”。在“老桩”上插一芽苗儿，麻布缠上，再用胶泥土糊住切口，尔后用土封上，待新芽儿长出后，小心翼翼地把封土一点一点扒开，三个月后就可以“定活”了。这活儿大多是趴在地上干的，弯腰的时候多，抬头的时候少，所以这里的种花人被称为“弓背家”。

待嫁接成活后，再往下就是“留头”“定干”“造型”这三步了。这三步是最见心思的，也就是进入艺术的境界了。

这棵古桩蜡梅最紧要的妙处是：桩枯梅老、悬枝凌空。“桩”有近三百年造化撑着，正方面看，桩身有两个朽枯了的大洞，就像是“山门”一样，或者说“别有洞天”，上有两株悬枝迎风飞舞，梅花开了的时候，就像是环绕在山门上的蝴蝶翩翩起舞，那花儿黄灿灿的，像要飞起来似的，一朵朵鲜艳欲滴，清香无比。侧面看，桩根遒劲，一面桩身上刚好破了一块老皮，

上有一老虫眼；另一侧桩身则鼓出一块手形疙瘩；远远望去，就像是一边裸露着肚脐眼、一边拈花在手”的“双面卧佛”。边上的朵朵梅花如一道道四射的金光。“悬枝”造型是最难的。需要多年人工拿捏，一点点地弯造、拉伸、环绕，让它逐步成型。最后一步，当他焚香净手，把这棵古桩梅花“请”进紫砂海盆的时候，他的心也仿佛跟着栽进去了。花匠刘全有十八年的心血，有相当一部分都用在这棵起名为“化蝶”的古桩梅花上了。

在一年一度的花展上，“化蝶”第一次亮相，就轰动了整个梅展。此后，不断地有外地客商上门议价。当年，有开口就给五万的，也有给八万的。有一天，一个日本人居然也找上门来。这个胸前挂着一个照相机的日本人，除了不停地鞠躬，嘴里还不停地念叨：“阿里哥多，阿里哥多，估大姨妈死……”可这些日本话刘全有根本听不懂。后来，经翻译，他的意思是要用一辆丰田汽车来换这盆梅花。可刘全有摇了摇头，不换。

的那个梦境一直在他脑海里盘旋着，他还是觉得这花妖，有邪气。夜里，每当他独坐在花前的时候，不知怎的，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油然而生。

是啊，他根本想象不到，这株梅花将会给他带来什么。

四
在副市长刘金鼎的人生道路上，曾经遇过了两个贵人。一个是大贵人，一个是小贵人。按刘金鼎的说法，这个小贵人，就是谢之长。这个谢之长，绰号“谢大嘴”，是个“花客”。在平原，“客”是一种尊称。上至僚谋、术士、东床、西席；下至亲朋、好友以至于走街卖浆之流，进了门统称为“客”。但这里所说的“花客”，名义上是协调花卉交易的中间人，实际上就是掮客。而这里的“花客”，是受人尊重的，不含贬义。多年后，“谢大嘴”成了“花世界”集团公司名副其实的副总，“花客”那一章就翻过去了。

谢之长第一次登门，正是花匠老刘犯愁的时候。他的儿子刘金鼎，刚上初中二年级，被学校

开除了。刘金鼎抱怨说，这事儿不怪他。他的同桌，一个名叫冯二保的学生，父亲是镇上工商所的所长，家里不断地有人送烟。冯二保常把父亲的烟偷出来，带到学校，偷偷地吸。那是冬天，刘金鼎和他的同桌冯二保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紧挨着教室门口，门板早就烂了，小风溜溜儿的，刺骨。冯二保流着两筒清水鼻涕，缩着脖子，在课桌下悄悄地用火柴点了一支烟，用两手捂着，他暖手呢。暖了一会儿，他忍不住了，勾下头偷偷地吸了一口，对着门缝儿，一丝一丝慢慢地把烟吐出去。接着，他用胳膊肘碰了碰刘金鼎，悄声说：“尝一口。你尝一口。”刘金鼎也勾下头，脑门贴着桌沿儿，看着他。他把烟递到刘金鼎手里，再次压低声音说：“尝尝。”

就在这时，班主任崔国祥——崔老师从讲台上冲下来。他旋风一般冲到教室的最后一排，一把抓住刘金鼎拿烟的手，高高地举起来，大声说：“同学们，看看，这是什么——痛心哪！”

在镇上的天堡中学，崔老师的严厉是出了名的。当年，崔老师说过的最著名的一句话是：“醒醒吧！同学们，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国家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你们怎么能睡得着呢？！全班七十二个同学，哪位想成为臭狗屎的，请举手，我一定把你铲出去！”

讲台上放着一个纸盒子，盒子里放着崔老师没收学生的玻璃弹蛋儿。每每见哪个学生不注意听讲，崔老师就从盒子里拿出一个弹蛋儿，捏在手里，像子弹一样射向四面八方。崔老师弹无虚发，凡在课堂上打瞌睡或走神的学生，常被崔老师从讲台上“发射”的弹蛋儿射中！若是被射中三次，崔老师就大步走来，当着全班同学大声发出一个庄严的“请”字，把你“请”到教室最后，靠墙而立，谓之“面壁”。

在别的班级里，座位都是按个头高低排列。崔老师则不然，他是按考试成绩排座位的。一学期大小测验十数次，每次测验后，都有一次重新排列座位的过程。